

一位青年学者行走田野的考察遗作
一位青年学者回归田野的最后历程

霞那人家

xia na ren jia

——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故事

萧亮中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霞那人家

—— 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故事

萧亮中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霞那人家：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故事/萧亮中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1
ISBN 7-219-05463-7

I. 霞... II. 萧... III. 藏族—家族—历史—研究—中甸县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4602号

项目策划 江 淳 李筱茜

特约编辑 林 谷

责任编辑 江 淳

装帧设计 小茜工作室

霞那人家——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故事

萧亮中 著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网址：<http://www.gxp-ph.cn>(实名：广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 960毫米×1300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261千字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5463-7/C·177

定价：22.00元

出版者的话.....

2003年，我社开始策划“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的出版工作。经主编廖明君的介绍，我们认识了“西部田野书系”《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的作者——萧亮中。

书稿当然是写得很精彩，图片也很棒，甚至是我们这套丛书中图片最出彩的一本。但出于全套丛书的整体考虑，亮中的书稿要做删节，图片也要割爱，唉，你看他那份心疼哦，就像是要保住他的孩子那样，光打电话、发E-MAIL、发短信，就不知往返了多少回合，连他在云南家乡的“街子”上时，都还在和我们通过短信密切联系，因为那是我们最后定稿的时候，策划、文编、设计都在印刷厂电脑前，删什么，留什么，立马就要确定了。看着亮中的心疼样，我们都不忍心了，尽了最大力量多保留他的图片、文字……

通过做亮中的这本书，我们认识了亮中——一个多么阳光、爽朗、热情，对事业那么倾情、执著的大男孩。

2004年9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们又见到了亮中。他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谈起了他的又一本书——《霞那人家——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故事》。我们眼睛一亮：好题目啊！拿书稿来看看啊？第二天，亮中就带着书稿到会场交给了我们。其后，就书稿的出版，图片的配备，交图片时间，技术上



的要求……我们在不断沟通……策划者、设计者李筱茜为了此书的图片问题，专门在北京等了他好几天，那正是2004年的12月，亮中还在云南。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正是在为反对虎跳峡水电开发而操劳奔忙。最后实在等不了了，筱茜只好先走了。在电话里，亮中要求筱茜迟一天再走，但机票已定，实在没办法，亮中就再三说一定要请筱茜吃饭来弥补，他们就差了一天的时间，没有见上一面……

2005年1月6日深夜，我们接到了从亮中手机发来的短信，告之亮中“不幸辞世”。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亮中在开什么玩笑！再一想，肯定是亮中的手机被偷了，小偷在恶作剧！拨通了亮中的手机，电话那端，亮中的朋友喃喃地说：我也真的希望这只是一场恶作剧！我们都哭了，多心痛啊！

《霞那人家——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故事》的书稿静静地躺在亮中的书桌上，图片整齐地放在图片袋里，正等着跟我们交接呢，怎么可能就变成了“遗作”了呢？

事实就是这样残酷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只有继续埋头为书稿的最终出版而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亮中未尽的意愿，让这本遗著成为心香一瓣，遥寄亮中。书的主人公之一农布七林和亮中老友马建忠、林谷、杨金华尽可能地整理和补充了部分图片及说明，马建忠和林谷修订了部分文字。特此致谢！作为特约编辑，林谷在书的后半部分收录了一批怀念亮中的文章。师友和至亲细细点数各自对亮中的记忆，让一个栩栩如生的亮中站立在我们面前：他的情怀，他的忧思，他的为原野而逝的生命历程……

亮中，你在天堂会看见这本书的。

广西人民出版社 江淳 李筱茜

写在2005年7月

前

言

contents

20世纪，中国云南西北部中甸藏区，“霞那藏家”的命运与当地历史紧密相关，互相影响。这个家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中甸历史的进程，而他们与中国政治力量和中央政权的接触与互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书写着中甸藏区的正史。

20世纪30年代，“霞那藏家”的杰出人物霞那古瓦受中国共产党革命理想的感召，协助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顺利通过了滇西北藏区，并因此成为红军元帅贺龙的朋友。“霞那藏家”一直冒着危险珍藏当时红军授予的委任状，直到1950年共产党重新进入这片藏区。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对滇西北藏区进行政治改革。1957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降生于霞那家的松谋活佛更是成为迪庆州的第一任州长。之后，在当时的政治变革中，藏区发生叛乱，支持中央改革但又是反叛者精神领袖的松谋活佛在其中备受煎熬。他努力地上下奔走，为和平呕心沥血。“文革”中，松谋活佛被造反派拉回中甸批斗，备受折磨而圆寂。

人人都愿意解释社会宏观的变迁，而以一个家庭的变迁来透视社会的流变尤为独到。尤其是它书写的是滇西北藏区的历史，里面的故事饶有兴味。它让你亲临其境，真实体验当地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历史。



霞那人家——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故事

霞 那 人 家

目 录

contents

霞那人家——一个藏族家庭的百年故事

前言

- 一、回归的秃鹫 /1
- 二、霞那村的霞那家 /6
- 三、做客霞那家 /16
- 四、1936 年的霞那古瓦和贺龙 /32
- 五、活佛州长 /46
- 六、三代卓玛女 /64
- 七、霞那家的女婿 /83
- 八、不爱回家的经理人 /96
- 九、端午赛马会 /105
- 十、两位舞者的传统婚仪 /114

永远的亮中

- 萧亮中：金沙江的守望者 向郢 /128
- 亮中，我的兄弟！ 刘鉴强 /136
- 送亮中 陈明洋 /144
- 萧亮中：自由的大江自由的鹿 庄礼伟 /146
- 一片意外飘落的叶子 林谷 /149
- 一位学者就虎跳峡大坝的论争 鲁朗 /160
- 金沙江之子 汪晖 /165
- 写给《车轴》的读者 黄平 /177



- 悼萧亮中 庄孔韶 /178
- 萧亮中：永远是我们中间一个值得骄傲的成员 白滨 /179
- 老庚的回忆 萨玮玲 /182
- 大学本科同学的哀思 /186
- 拍摄手记 史立红 /188
- 乡土的守护人 薛野 /198
- 回首觅来踪，躬身行渐远 李大君 /200
- 我是田野的孩子 曹雪萍 /202
- 一个公民的葬礼 周文翰 /210
- 我认识了你，亮中 熊蕾 /216
- 过早的怀念 汪永晨 /217
- 继续同行 付涛 /220
- 萧亮中：以学者的思想拍照 休斯 /221
- 别了，亮中 黛琪 /224
- 逝者萧亮中：行走在田野的赤子 巴莫曲布嫫 /227
- 来自乡民的唁电 /230
- 新浪网友留言 /231
- 向原野飞去 谷禾 /236
- 在田野中永生 杨洪林 /238
- 伤心中舔食记忆 梅茗 /239
- 挚爱深深无绝期，相思缕缕绕君魂 马茜 /240

一、回归的秃鹫

“你想想霞那（音 na）有多少户人家，但在中甸，你一说‘霞那达’（霞那家），大家都知道指农布家，这名气有多大！”中甸的朋友不止一次这么对我说。那时我也认识了农布七林，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聊天时经常提起中甸，也不止一次讲起农布七林家乡霞那村和他的家庭。

我早就有了探访霞那家的念头。最早是在1997年春节，应农布七林之邀，我去参加他和格追的婚礼。后来，我几次走进中甸霞那做田野调查，也多次探访霞那家。





屋后的晾草架

霞那在行政上隶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2002年改称香格里拉县）建塘镇诺西办事处霞那社。从中甸县城北端“飞马拾银”雕塑往东北方向顺中乡公路走不到三公里，就能见到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靠路的一边开挖成中甸的采石场，每天都有炮声和机器的轰鸣，来来往往的运输车将沙石源源不断地运往县城里到处都是的建筑工地。

“霞那”这个词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山的鼻梁”，它指的也正是这座光秃秃的克勒山。

春节过后，一个晴朗的午后，我悄悄走进霞那村。冬天的中甸草原片片枯黄，显得格外荒凉。四野的衰草对散牧的牦牛没有多少吸引力，它们聚集在村道上走来走去，一见到人，全都停下来定定地看着你。农舍旁高高的晾草架上，零零散散还有几把谷草。一个冬天的日晒雪淋，早已变得枯黑。十几幢高大夯实的藏家房屋随意坐落在村道两旁原野上，屋顶的旗状经幡随风猎猎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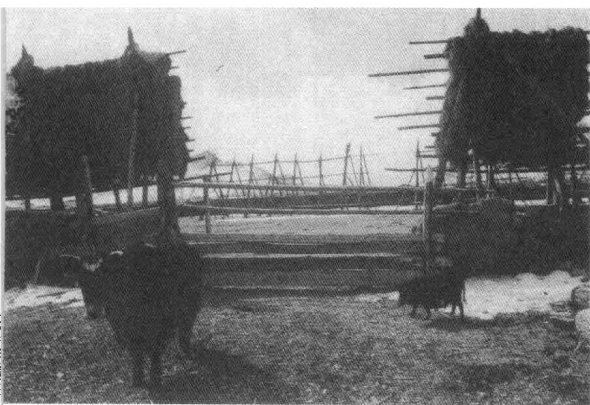
秋日的村落

霞那村上空盘旋低飞着很多秃鹫，有一只甚至就歇在我前面十米远的藏房顶上，走近时才扇动翅膀低低地飞掠而起。它几乎有一只整羊那么大，兴许体重太沉，翅膀扇动的声音很响。它慢慢滑过我的头顶，一股风拂过我的脸颊，我清楚地看到它紧缩的双脚和腹上的绒毛。

我愣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到这种大鸟，并且数量这么多。后来，我和农布七林的父亲巴桑聊起这个话题，巴桑告诉我：

“恰（中甸藏语指秃鹫）已经有十年没有到霞那了，前几年，恰开始有一些，今年就多了，纳赤河边一排排歇得满满的。”

霞那村里的打场





天葬台附近的秃鹫

巴桑继续说：“我们藏族人是不猎杀恰的，不过城里的机关干部不讲究这些，经常打，慢慢地村子里一些年轻人也打起来。这些恰都很笨，飞起来瞄准也不费事，就这么一只只打绝了，即使剩下一些，也深深地躲在大山里。”

“他们打大老鹰做什么用？”

“有人说这种大老鹰什么都吃，胃好，所以找它的胃作药，治胃病最好。大家都想着，鸟兽身上的东西总能治人身上的什么。不过，后来也不找什么理由，就是打着玩而已！”

“大老鹰就这么好打吗？”

“刚开始时好打，后来就有些难。不过，人就是有办法，他们找来猪肠子，里面塞紧土丢在地上，大老鹰撑着吞进去，太重了飞不起来，这时候就能活逮它。一直到前几年，国家到处宣传大老鹰是保护动物，硬是下决心制止才又有起来的。”巴桑说完又感慨，“只有国家才有办法治呀，不然中甸的木料都快被砍光了！”

秃鹫们生着光秃秃的脑袋，毛发又稀又刺，身上散发着一阵阵腐味。有人说正是这些吸引了人类的枪口，就像老虎凶暴、毒蛇剧毒而遭人们捕杀，秃鹫的离散也是一个道理。现在，只有用法律介入才能纠正

这种偏差。在今天的霞那，秃鹫们幸运多了。它们一排排蹲在纳赤河边，光秃秃的脑袋机械转动着，脖子上的毛也随之一耸一耸。它们回到了故地，但故地能永远欢迎它吗？霞那坝子适耕地几乎全开成了田，牧场已经退缩到纳赤河两岸的狭长地带。人的活动范围增加，动物的生存环境就日趋紧迫，这同样会使依靠法律得到缓冲的矛盾再度紧张。尽管暂时有法律约束，但长期、根本地解决自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二、霞那村的霞那家

追寻霞那家的历史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独特的天葬、水葬、火葬不设作为祭祀标志的坟茔，死者真正重归自然，也就没有了展开祭祀礼仪的依托场所。于是，藏人心灵中的祭祀空间转移到了大地、自然，而不像汉人一样进入家族单元祭祀圈。

①这里指藏式锅庄，藏语称为“擦拉”，本义是玩乐，是流行于中甸藏区的一种民间娱乐舞蹈，载歌载舞，多以问答对唱比赛。又分为“擦尼”（古锅庄）和“擦司”（新锅庄）。

在霞那村追溯历史也十分困难。在中甸藏区，遇到婚庆搬家之类的喜事，各个村寨要进行锅庄^①比赛。霞那村的领头人是农布的表叔知诗批楚。知诗批楚是当地有名的民间艺人，善于编词吟唱，并能用锅庄曲谱唱颂霞那历史。一般是从现今一代代往上推，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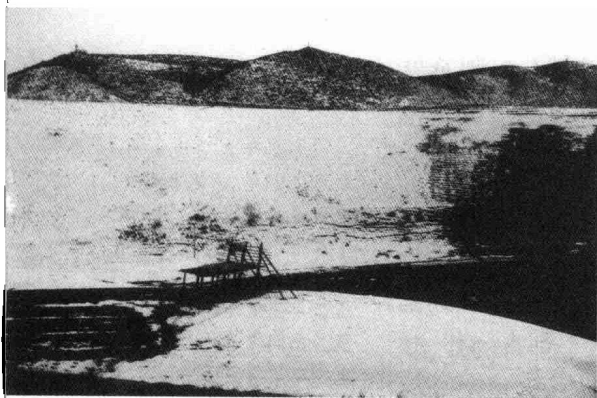


噶丹松赞林寺全景

联系到某尊神上。从歌词内容看，20世纪初霞那村只有三家，除霞那家还有龚家（非汉姓龚）、叶懂家。邓珠卓玛老人生于1923年，她告诉我：自己懂事时霞那只有五家人，住在纳赤河边的就自己家。那时候因为自家门前纳赤河上有一座桥，所以别人一提起自家就叫“霞那作卡达”（“作卡”为“桥头”之意）。

中甸藏族人本身没有姓，重名又特别多，分辨时就约定俗成用一个户名。户名来历多数是用住家的地理特征、居住方位、先后、主人职业等能辨别清楚而又互不混淆的名称。一般来说，像所指家户附近自然或人造的物体，如一座山、一条河、一座小桥，甚至一块特殊的石头等都可以用来做户名，像察波（岩根）、江茂（红墙）、腊咱（坡脚）等等。有时，也会出现相同的户名，如以古（村头）、迪色（新户）就较为多见，这时就在户名前加上具体村名来加以区别^①。农布七林二哥旺堆入赘达朗村康若家。康若是指定坐标户的南边一家，不过现在从地理位置看，旺堆家已经看不出“康若”的本意，就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户名，最多标明很早以前旺堆家曾经居住在达朗村某坐标户南边。像这样以方位来命名的户名较多，为了区分，大家提及旺堆家就称“达朗康若达”，意思就是“达朗村的康若家”。

①松秀清：《民族风情录》，载《中甸县志通讯》1993年第3期。



霞那村民房



霞那村的早晨

邓珠卓玛老人的太祖父叫德奔，入赘霞那家。德奔夫妇有一个女儿叫央宗，后来招赘知诗农布。两夫妻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卓玛老人的母亲阿别是大女儿，后来就招鼎鼎有名的霞那古瓦为婿。邓珠卓玛老人回忆说：“阿尼（爷爷，也泛称老人）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情就是选了阿爸霞那古瓦做女婿。阿爸是中甸达拉村人，原名叫孙诺培楚，是马年生的（1894年）^①。阿爸年轻的时候肯帮人，遇到事情该咋办就咋办，很有主见。当时，阿尼看到家业越来越大，人手又不够，就想找一个得力的上门女婿。最后挑来挑去选了阿爸霞那古瓦，又到喇嘛寺算过就定了下来。两边家里都很高兴，过过礼，阿爸就到我家上门。阿爸来我家后，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管。阿尼选了好女婿，自己也快快活活过了一辈子，活了107岁，在中甸，没有一家不说这件事情哩！”

就在霞那古瓦出生后几年，霞那作卡家还出了一件大事。公元1899年冬天，知诗农布妻子央宗怀的第二个男孩快生了。一天晚上，央宗做了个神奇的梦，梦见她走到一个非常壮观的寺庙，到处是一擦擦的经

^①此处为阴历生肖，故为1894年。据笔者调查，中甸藏区民间是用阴历纪年及指导农事，藏历主要局限在宗教界。在民间，阴历新年比藏历新年更为重视。民间提及的生肖属相也相应是指阴历。